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四十五

宋 李燾 撰

仁宗

慶歷三年十一月丙寅上清宫火尋有詔以宫地爲禁軍營監察御史裏行包拯有章乞勿修按拯爲裏行乃在此月癸酉以宫地給禁軍當是癸酉後也

己巳陜西都轉運使起居舍人天章閣待制孫沔爲禮部郎中環慶路都部署知慶州户部副使兵部員外郎

程戡爲天章閣待制陝西都轉運使

辛未以試方略人黄通爲試大理評事張定方爲祕書省正字姚光弼張紘爲試將作監主簿光弼内斌孫也

先是諫官歐陽修言臣伏見御史臺闕官近制令兩制并中丞輪次舉人遂致所舉多非其才不能稱職如蘇紳昨舉馬端却須朝廷别有行遣臣謂令兩制之中姦邪者未能盡去若不更近制則輪次所及勢須舉人近聞梁適舉王勵燕度充臺官其人以適在姦邪之目

各懷愧醜懼其汙染風聞皆欲不就以此言之舉官當
先擇舉主臣欲乞令後只令中丞舉人或特選舉主仍
見朝班中雖有好人多以資考未及遂致所舉非人令
乞不限資考惟擇才堪者爲之况臺中自有裏行以待
資淺之人仍乞重定舉官之法有不稱職者連坐舉主
重爲約束以防僞濫庶幾稱職可振綱紀又言臣近曽
上言爲臺官闕人乞不依資考選舉仍令添置裏行所
貴得材可以稱職竊聞近詔宋祁舉人依前只用舊例

又未有議復裏行臣竊嘆方今大臣事無大小知其弊不肯更改凡臺官舉人須得三丞以上成資過判此例蓋自近年然近年臺官無一人可稱者近者臺官至有彈教坊弟子鄭州來者朝中傳以為笑臺憲非才近歲尤甚是此例不可用明矣然而寧用不才以曠職不肯變例以求人今限以資例則取人之路狹廣其路猶恐無人何況專守其狹若使資例及者入三院未及者為裏行又於差除都不妨礙況今四方多事之際揚威出

使正要得人臣今欲特降指揮令舉官自京官以上不問差遣次第惟材是舉使資淺者爲裏行資深者入三院臣見前後舉臺官者多徇親舊舉既非材人或問之則曰朝廷限以資考致别無人可舉今若改此繆例責其惟材是舉則不敢不舉有才之人所冀漸振臺綱免取非笑　景祐初置殿中侍御史裏行監察御史裏行凡四人以三丞以上嘗歴知縣人充既而久闕不除於是詔以兩人爲額裏行以兩人爲額據百官志即慶歴三年事今附見王拱辰舉李京包拯

或因修疏也吏詳之

癸酉太常博士李京殿中丞包拯並爲監察御史裏行中丞王拱辰所薦也京趙人嘗知魏縣奉法嚴正吏不便欲以計中京遂相率遁去監司果議以苛刻斥知府任布曰如此適墮吏計中京賴以免拯合淝人事父母以孝聞嘗知天長縣有訴盜割牛舌者拯使歸屠其牛鬻之既而又有告殺牛者拯曰何爲割其家牛舌而又告之盜者驚伏徙知端州州歲貢硯前守緣貢率取十

倍以遺權貴人拯命製者才足貢數歲滿不待一硯歸

改新知懷州司勲員外郎周越知台州河北都轉運按察使言越素貪濁而懷州路當衝要宜擇人以代之也

辛巳詔引進四方館使自今並兼領閤門事　又詔武臣乞致仕而嘗坐贓者降一等除官

初光化軍賊邵興帥其黨趨蜀遇華商等州提舉捉賊上官珙敎之又敗興元府兵於饒風嶺軍校趙明以衆

降自州北循山而西捉賊使臣陳曙等領兵追擊與于堺水其黨皆就擒壬午詔並凌遲處斬曙若拙子也韓琦家傳云琦遣秦州將官王子方邀殺之今不取

諫官歐陽修言臣切見近日盜賊縱横張海等二三百人未能敗滅光化軍宣毅又二三百人臣謂朝廷致得盜賊如是者不惟中外無備蓋由威令不行昨王倫賊殺主將自置官稱著黄衣改年號事狀如此如何既敗之後不誅家族凡小人作事亦須先計成則獲大利不成則無大禍有利無害誰不

欲反只如淮南一帶官吏與王倫飲宴率民金帛獻送開門納賊道左參迎茍有國法豈敢如此而往來取勘已及半年未能斷遣古者稱罰不踰時所以威激士衆今遲緩如此誰有懼心遂致張海等官吏依前迎奉順陽縣令李正已延賊飲宴宿于縣廳恣其刼掠鼓樂送出城外其人敢如此者蓋爲不奉賊則死不奉朝廷不死所以畏賊過如畏國法臣恐朝廷威令從此遂弱盜賊兇勢從此轉强臣聞刑期無刑殺以止殺寛猛相濟

用各有時伏望陛下勿採迂儒所說婦人女子之仁尚行小恵以誤大事其宣毅兵士必有家族伏乞盡戮於光化市中使遠近聞之悚畏以止續起之賊其正巳仍聞巳有臺憲上言亦乞斬于鄧州使京西一路官吏聞之畏恐知國法尚存不敢奉賊從來只被迂懦之人因循不斷誤陛下事壊天下事勢巳如此不可更循舊弊武怒威斷惟陛下力行之　修又言臣聞江淮官吏等各爲王倫事奏案巳到多時尚未聞斷遣仍聞議者猶

欲寛貸臣聞昨來江淮官吏或斂物獻送或望賊奔迎或獻送兵甲或同飲宴臣謂王倫一叛偶肆猖狂而官吏敢如此者蓋知賊可畏而朝廷不足畏故也今若更行寛貸則紀綱隳壞盜賊縱横天下大亂從此始矣何以知之昨王倫事起江淮官吏未行遣之間京西官吏又棄城而走望賊而迎若江淮官吏不重行遣則京西官吏亦須輕恕京西官吏見江淮官吏已如此則天下諸路亦指此兩路爲法在處官吏皆迎賊棄城獻兵納

物天下何由不大亂也臣伏思祖宗艱難造基陛下憂勤嗣業而一旦四裔外叛盜賊内攻其壞者誰哉皆由前後迂繆之臣因循寬弛使朝廷不振紀綱遂隳今已壞之至此而猶不草前非以寬濟寬何以救弊如晁仲約等情理至重但合深行議者無由曲解或鬨以爲自是朝廷素不爲備不可全罪外官假如殺父與兄者豈可只言自是朝廷素無教化而不罪殺之之人又如有人掠奪生人男女金帛不可只言自是朝廷素無禮讓而

不罪劫人之賊迂儒不可用可笑如此李熙古豈獨朝廷素信任之臣傅永吉豈獨是朝廷素練之兵盖用命則破賊矣今朝廷素無禦備為大臣之家父子兄弟並在朝廷權要之臣皆是相識多方營救故先於江淮官吏寛之只要韓綱行遣不重今大臣不思國體但植私恩惟陛下以天下安危為計出於聖斷以勵羣下庶幾國威粗振賞罰有倫其晁仲約等乞重行朝典初羣盜剽刼淮南將過高郵知軍晁仲約度不能禦諭富民出

金帛具牛酒使人迎勞且厚遺之盜悅徑去不爲暴事聞朝廷大怒樞密副使富弼議誅仲約以正法參知政事范仲淹欲宥之爭於上前弼曰盜賊公行守臣不能戰不能守而使民醵錢遺之法所當誅也不誅則郡縣無復肯守者矣聞高郵之民疾之欲食其肉不可釋也仲淹曰郡縣兵械足以戰守遇賊不禦而又賂之此法所當誅也今高郵無兵與械雖仲約之義當勉力戰守然事有可恕戮之恐非法意也小民之情雖醵出財物

而得免於殺掠理或喜之而云欲食其肉傳者過也上釋然從之仲約由此免死既而弼愠甚謂仲淹曰方今患法不舉舉法而多方沮之何以整衆仲淹密告之曰祖宗以來未嘗輕殺臣下此盛德之事奈何欲輕壞之且吾與公在此同僚之間同心者有幾雖上意亦未知所定也而輕導人主以誅戮臣下他日手滑雖吾輩亦未敢自保也弼終不以爲然其後兩人不安於朝相繼出使弼還自河北及國門不許入未測上意比夜彷徨

不能寐遶牀歎曰范六丈聖人也范文正公作參知政事富文正公作樞密副使時盜起京西掠商鄧均房光化軍棄城走奏至二公同對上前富公乞取知軍者行軍法范公曰光化無城郭無甲兵知軍所以棄城乞薄其罪仁宗可之罷朝富公怒甚謂范公曰六丈要作佛耶范公笑曰人何用作佛某之所言有理少定為君言之富公亦不樂范公從容曰上春秋鼎盛豈可教之殺人至手滑吾輩首領將不保矣富公聞之汗下起立以謝曰非某所及也富公素以大事范公云據邵伯溫見聞錄所稱光化軍蓋謬也今從蘇氏龍川別志以為張海亦恐誤今削去賊名姓仍附誅光化叛卒之後蓋慶歷間賊王倫起京東掠淮南張海起陝西掠京西不聞張海嘗過淮南也范仲淹正傳亦指王倫不稱張海傳所載守令當誅者不但仲約一人今但從別志王堯臣慶史記此事亦與邵伯溫同但稱王倫不稱張海伯溫蓋誤也

諫

官孫甫言竊觀與西人議和其利一而其害有四且西
邊宿兵以來國用空耗而民力匱乏今若與約和則邊
兵可減科斂可省其爲利一也始契丹聲言嘗遣諭西
人使臣中國今和議成恃其功且去歲乘西邊屢敗已
有割地之請朝廷意在息民故但增歲賂而不忍起二
方之役今若更有所求將安拒之乎此其害一也自天
下承平四十年間武事不飭及邊鄙有警而用不習之
將不練之兵故久無成功然比來邊臣中材謀勇健者

往往復出方在講訓不懈以張中國之威一日因議和弛備復如曩日緩急必不可用此其爲害二也自元昊拒命終不敢深入關中者以沙州嘉勒斯賚等族素所不附慮爲後患也今中國與之通和獲遺之厚彼必專力以制二蕃强大之勢自兹以始此其爲害三也且朝廷恃久安之勢法令弛而不振紀綱墜而不修忠邪不辨用度不節未聞有爲陛下安危計者及西戎起釁而初猶忽之至累敗王師始議更張法制以救前事之弊茍

戎人遂和又且一時無事前日恃物力之完盛以致今日之患今其勢大屈若復安逸則他時之患不可枝梧矣此其爲害四也凡利害之機安危之計願陛下留神而熟圖之

癸未詔自今見任前任兩府及大兩省以上官不得陳乞子弟親戚館職并讀書之類進士三人以上一任内無過犯者許進著述名試取優等者充遇館職闕取曾有兩府二人兩省三人同罪舉充者仍取著述看詳試

補此即范仲淹等所陳十事其二日抑僥倖已具九月丁卯會要以爲十一月二十六日詔諫官

歐陽修言伏見國家近降詔書條制館閣職事有以見

陛下謹於名器漸振紀綱然而積弊之源其來已久僥倖之路非止一端今於澄革之初尚有未盡其甚者臣見比年外任發運轉運使大藩知州等多以館職授之不擇人材不由文學但依例以爲恩典朝廷本意以其當要劇之任欲假此清職以爲重然而授者既多不免冒濫本欲取重人反輕之加又比來館閣之中大半膏

粱之子材臣幹吏羞與比肩亦有得之以爲恥者假之
既不足爲重得者又不足爲榮授受之間徒成兩失臣
欲乞今後任發運轉運使知州等更不依例帖職若其
果有材能必欲重其職任則當升拜美官優其秩祿況
設官之法本貴量材隨其器能自可升擢豈必盡由儒
館方以爲榮臣竊見近年風俗偷薄士子奔競者至有
偷竊他人文字干謁權貴以求薦舉如邱良孫者又有
廣費資財多寫文册事業又非絶出而惟務干求勢門

日夜奔馳無一處不到如林槩者此二人並是兩制臣僚奏乞召試内邱良孫近雖押出而林槩已有召試指揮舊來本無兩省以上舉館職明文尚猶如此奔競今若明許薦人則今後薦者無數矣臣欲於近降詔書内兩省舉館職一節添入遇館職闕人即朝廷先擇舉主方得薦人仍乞别定館閣合存員數以革冗濫又臣竊見近降詔書不許權貴奏子弟入館閣此蓋朝廷為見近年貴家子弟濫在館閣者多如呂公綽錢延年之類

尤爲冗濫所以立此新規草其甚弊臣謂今後膏粱子
弟既不濫居清職則前巳有館閣者雖未能沙汰尚須
裁損欲乞今貴家子弟入館閣見在人中若無行業文
詞爲衆所知則不得以年深遷補龍圖昭文館并待制
修撰之類所貴侍從清班不至冗濫修疏附見其從違當考林騤福清人
乙酉陜西宣撫副使田況言自冬初諸路得諜者皆聲
言西界迤邏約噶綱朗威等諸腹心謀叛賊事覺被誅
國中大亂臣竊疑朝廷方遣使議和賊所希甚大若心

實欲和則當令示凶勢幸我曲從以厭其私豈肯詐揚此聲自見危弱此其勢實衰而亟求款附也若其國人果叛猶且倔强妄有干求不宜過有許與示四夷以弱如諜者所得皆詐則蓄謀懷毒志未可量雖盡副所求只足納侮朝廷既恃和懈備賊乃覷形伺隙禍發所忽昔人所戒望與二府大臣熟計其事其歲給恐不可復增也

丁亥詔曰周大司樂掌學政以六藝教國子則官材蓋

本於世胄而今之廕法推恩太廣以致疎宗蒙澤稚齒授官未知立身之道從政之方而並階仕進非所以審政重民也其著爲令使夫冢嗣先録以篤爲後之體支子限年以明入官之重設考課之格立保家之條古不云乎爵禄者天下之砥石人君所以厲世而磨鈍浴爾庶位體兹意焉宰相使相舊廕子爲將作監丞朞親太祝奉禮郎自今子朞親悉如舊餘親以屬遠近補試銜樞密使副使參知政事子爲太祝奉禮郎朞親校書郎

令子孫及朞親尊屬如舊餘以次補試銜僕射尚書子為校書郎或正字朞親寺監主簿令子孫并朞親尊屬如舊餘屬第補試銜三司使翰林學士侍讀侍講龍圖閣樞密直學士丞郎子為正字朞親寺監主簿令子及朞親尊屬如舊餘屬第補試銜或齋郎龍圖閣直學士給事中諫議舍人知制誥龍圖天章閣待制卿監三司副使知雜子為寺監主簿朞親試銜令惟長子聽如舊餘屬第補試銜或齋郎郎中省府推判官館閣職舊郊

恩廕補其甞以贓抵罪復故官至郎中及員外郎任館閣職止廕子孫親屬一人尚在謫籍者弗預轉運副使提點刑獄悉於郊禮前到任踰一年乃聽廕補凡選人年二十五以下遇郊限半年赴銓試命兩制三員鎖試于尚書省糊名謄録習辭業者試或詩賦詞理可采不違程式爲中格習經業者人專一經兼試律十道兩通五爲中格聽預選以上經兩試九選以上經三試至選滿有京朝官保任者三人補遠地判司簿尉無舉者補

司士參軍或不赴試亦無舉者永不預選京朝官年二十五以上歲首赴試于國子監考法如選人中格者調官兩任無私罪有監司知州通判保舉官三人入親民經三試朝臣保舉者三人與下等釐物務兩任無私犯監司或知州通判保舉者五人入親民願易武弁者聽其武臣使相子爲東頭供奉官朞親左侍禁子及朞親如舊餘屬自左班殿直第官之樞密使副宣徽節度使子爲西頭供奉官朞親右侍禁子孫及朞親尊屬如舊

餘屬自右班殿直以下第官之統軍上將軍節度觀察
留後觀察使內客省使子爲右侍禁朞親右班殿直子
孫及朞親尊屬如舊餘屬自三班奉職以下第官之客
省使引進使防禦使團練使四方館使樞密都承旨閤
門使子爲右班殿直朞親三班奉職子孫及朞親如舊
餘屬三班借職以下第官之正刺史子爲三班奉職朞
親借職子孫及朞親尊屬如舊餘屬爲差使殿侍諸衛
大將軍內諸司使樞密院諸房副承旨子爲三班奉職

朞親借職子孫并朞親尊屬如舊餘屬爲下班殿侍諸衛將軍内諸司副使樞密院承旨子爲三班借職嘗以入己贓坐罪遷至諸司副使諸衛將軍止廕子若孫一人初任川廣福建七路恩如舊凡三班試弓弩於軍頭司力及而射有法爲中格習書筭者三班院書家狀誤纔三字筭錢穀五事通三爲中格習六韜孫吴書試義十而通五爲中格兼弓弩爲優等願試策者聽之五通三爲中格或習武藝五事馳射閑敏通書筭者亦爲優

等補邊任武藝不羣䇿詳而理暢爲異等引見聽旨廕長子孫皆不限年諸子孫須年過十五若弟姪須年過二十必五服親乃得廕已嘗廕而物故者無子孫禄仕聽再廕自是任子之恩殺矣然猶未大艾也此亦仲淹等所陳十事之二也其略已見九月丁卯任子之恩少殺猶未大艾此本志語也

戊子錄故陝西提舉捉賊内殿崇班閤門祗候上官琪子士堯爲右班殿直以琪與羣盜鬬死也

己丑御史中丞王拱辰言昨西人乞賣青鹽如聞朝廷

欲指定緣邊一兩州軍放行臣尚恐以為未便且博易青鹽雖自官中糶賣與民然必開沿邊蕃戶冒販之路若止留官中日用又歲月所費幾何臣欲乞只於保安軍榷場博易青鹽逐旋輦至鄜州許客人如解鹽價請筭於關東地分出賣毋得入陝西河東一則鹽法不壞二則商賈見利筭者必多商賈既行更不須輦至鄜州只令就保安軍請筭此亦濟權宜之策也

庚寅詔陝西宣撫使韓琦副使田況赴闕諫官歐陽修

言竊聞已降中書劄子抽回韓琦田況等歸闕昨來琦
等奉命廵邊本爲西賊議和未决防其攻寇要爲禦備
今西人再來方有邀請在於事體必難便從邊上機宜
正須處置仍聞韓琦田況各有奏狀言邊防有備請朝
廷不須怯畏每事曲從竊以勝敗之間安危所繫料琦
等如此奏來則邊事可知自有枝梧不致敗誤臣謂且
令琦等在彼撫遏則朝廷與賊商議自可以持重不須
屈就今議方未决中道召還則是使賊知朝廷意在必

和自先弛備況事無急切何必名歸其名韓琦等劉子伏乞速賜指揮抽回且令琦等在彼經略以俟西賊和議之決　詔選在京五百料錢以上禁軍武伎最髙而衆所服者每營五人令樞密院籍記以備驅使

辛卯同修起居注歐陽修請自今上殿臣僚退令少留殿門俟修注官出面錄聖語從之　諫官孫甫又言竊見張子奭使夏州回雖聞元昊欲稱臣然歲乞賣青鹽十萬石兼遣人回易京師及乞增歲給之數始聞大臣

議於緣邊置榷場計賣鹽五七萬石及互市諸物臣以謂西鹽五七萬石其直不下錢十餘萬貫況朝廷已許歲給之物二十萬今又許賣鹽則與遺北敵物數相當北敵之勢與中國抗且因入寇澶淵先帝息民爲心故不惜歲給之厚今元昊世爲藩臣擁區區數州之地非北敵比一日無故叛命因其復欲稱臣便同北敵所賂之數實恐他日爲患不細且去歲北敵忽有割地之請雖復繼盟今又見厚給元昊其貪欲之心得自已乎況

自德明之時累乞放行青鹽先帝以其亂法不聽及請之不已命追德明弟入質而許之是以彼必不從之事以杜其意蓋鹽中國之大利又西戎之鹽味勝解池所出而其產無窮既開其禁則流于民間無以隄防矣兼聞張子奭言元昊國中頗甚窮戚就如其說朝廷不必急和且元昊拒命以來雖屢敗王師殺掠邊民然起事之初自當收結人心凡所得逐時分給其衆兵力雖勝用度隨窘此亦可信當彼窘乏之際尤宜以計困之安

得汲汲與和哉議者不過以王師數戰不利若與和則邊用可省然不慮北敵邀功元昊蓄計於後有不可枝梧之勢今西邊窺賊之勢已熟將之能者漸出而兵之精者可用朝廷若減冗兵罷不材之將為持久之計以待之何患賊之不困也古之為天下者見不可為之勢而尚為之今日之勢非不可為但顧目前之利而不為爾賣鹽之請固不可許望陛下與大臣審安危大計而決定之

歐陽修言伏見張子奭奉使賊中近已到闕

風聞賊意雖肯稱臣受册而尚有數事邀求未審朝廷如何處置臣聞善料敵者必揣其情僞之實能知彼已乃可制勝負之謀今賊非難料但患爲國計者昧於遠見苟一時之暫安名無涯之後患自爲削弱助賊姦謀此傳所謂疾首痛心貫諳所以太息慟哭者也今議賊肯和之意不過兩端而已欺罔天下者必曰賊困窘而求和稍能曉事者皆知賊權詐而可懼若賊實困窘則正宜持重以裁之若知其詐謀則豈可厚以金繒助成

姦計昨如定等回但聞許與之數不過十萬今子奭所許乃二十萬仍聞賊意未已更有過求先朝與契丹通和只用三十萬及劉六符輩來又添二十萬今吴賊一口已許二十萬則他日更來又須二三十萬使四夷窺見中國廟謀勝筭惟以金帛告人則邈川首領豈不動心一旦興兵又須三二十萬生民膏血有盡彼求無厭何有限極今已許之失既不可追分外過求尚未抑絶見今契丹往來尚在沿邊市易豈可西蕃絶遠須要直

至京師只以此詞自可拒止至如青鹽弛禁尤不可從於我雖所損非多在賊則爲利甚博況鹽者民間急用既開其禁則公私往來姦細不分若使賊捐百萬之鹽以啗邊民則數年之後皆爲盜用矣凡此三者皆難允許今若只爲臣下苟安之計則何必愛惜盡可曲從若爲社稷久遠之謀則不止目前須思後患臣願陛下試發五問詢於議事之臣一問西戎不因敗衂而肯通和之意或用計困之使就和乎或其與北敵連謀而僞和

乎二問既和之後邊備果可徹而寛國用乎三問北使一來與二十萬西人一去又二十萬從今更索又更與之凡爲國計者止有此策而已乎四問既和之後使北敵不邀功責報乎敵或一動能使天下無事乎五問元昊一議和許二十萬他日保不更有邀求乎他日有求能不更添乎陛下赫然以此五事問之萬一能有說焉非臣所及若其無說則天下之憂從此始矣方今急和繆議既不可追許物已多必不能減然臣竊料元昊不

出三五年必須更别猖獗以邀增添而將相大臣只如今日之謀定須更與添物若今日一頓盡與則他日何以添之故臣願惜今日所求其如西賊雖和所利極鮮北敵若動其患無涯此臣前後非不切言今無及矣伏望陛下留意而思之且可不與彼若實欲就和雖不許此亦可若實無和意與之亦有後慮也

壬辰詔限職田凡大藩長吏二十頃通判八頃判官五頃幕職官四頃凡節鎮長吏十五頃通判七頃判官四

頃幕職官三頃五十畒凡防團以下州軍長吏十頃通判六頃判官三頃五十畒幕職官三頃其餘軍監長吏七頃判官幕職官並同防團以下州軍凡縣令萬戶以上六頃五千戶以上五頃不滿五千戶並四頃凡簿尉萬戶以上三頃五千戶以上二頃五十畒不滿五千戶二頃録事參軍比本判官曹官比倚郭簿尉發運制置轉運使副武臣總管比節鎮長吏發運制置判官武臣鈐轄比防團州長吏諸路轉運判官比大藩府通判安

撫都監路分都監比節鎮通判大藩府判官黄汴河許汝石塘河都大催綱比節鎮判官節鎮以下至軍監諸路走馬承受并寨主都同巡檢提舉捉賊提點馬監都大巡河不得過節鎮判官在州監當及催綱撥發巡捉私茶鹽賊盜駐泊捉賊不得過幕職官巡轄馬遞鋪監堰并縣鎮監當不得過簿尉自此人有定制士有定限吏以職田抵罪比前日稍希闊焉此即范仲淹奏十事其五曰均公田也已具九月丁卯

其明年諫官余靖言伏覩去冬十一月敕頒

定天下職田頃畝數目令三司指揮無職田處及有職

田而頃畝少處并元標得山石積潦之地不可耕植者

限三年内檢括官荒田并户絶地土及五年以上逃田

支撥添換以慶歷四年爲始斯蓋陛下所以勸羣臣養

廉吏之大惠也然朝廷舉事當以民爲本民患未去官

吏何安而尚紛紛擾之伏見淮南江浙經春少雨麥田

半損蝗蝻復生京西東荆湖南北廣南處處盗賊未盡

撲滅陝西河東輦運困苦且庶民惶惶失其農業而長

吏以下各營其私憂民之心有所未至加之檢括寧不騷擾況今來所定頃畝比於舊數三倍其多貪吏因緣其害甚大伏乞朝廷特降指揮舊有職田處更候三二年别取朝旨標撥余靖奏不得其月日今附此據王罕傳謂以戸絶荒田爲公田非法意則必因靖奏遂有釐革但史不詳載爾　初詔定天下公田諸路多誤以戸絶爲荒田給官吏其後國子博士華陽王罕提點湖南路刑獄諭所部以法不當給聽自舉覺既而廣南諸州坐收戸絶田以贓廢者七十餘人知審刑院張揆嘗見

湖南官吏列首狀他日遇罕殿廷謂罕曰公德及人多矣王罕事據王珪誌罕墓及本傳罕爲湖南憲乃慶歷五年十一月張揆知審刑又在皇祐五年二月今并附此王偁東都事略詔曰廉素者士之常而富貴者是人所欲也昔先帝詔復公田合王制班祿之差得聖人養賢之道然郡縣受地有無不齊其議所以均之

詔樞密院比差官詳定國朝勲臣名次若本家見無人食祿者祿其下子孫一人

司天監言五星皆在東方主中國大安

十二月丙申翰林學士提舉在京諸司庫務宋祁請諸庫務事有未便當更置者皆使先禀度可否而後議於

三司又請增置勾當公事朝臣一員並從之提舉司勾當公事自祁始也祁薦太常博士王疇爲勾當公事時有官者同提舉疇辭於中書曰翰林先進疇恐不得事也然以朝士大夫而爲閹人指使則疇實恥之乃更用太常博士張中庸爲勾當公事疇博文子中庸蜀州人也 元昊又遣張延壽等來議事

丁酉安化州蠻以方物入貢

辛丑幸荆王元儼第問疾 太常丞集賢校理同修起

居注知諫院歐陽修爲右正言知制誥初中書召試而修辭不赴特除之　陝西宣撫使韓琦言據司馬光記聞琦以三年十二月八日奏疏實錄乃繫之四年正月五日今依記聞移見此月辛巳四年正月戊辰乃書從琦所請罷城水洛今朝廷未能討伐元昊則爲守禦之計修完城寨遇賊至清野以待之當不戰而自困矣臣自至涇原路相視諸城寨類當營葺然鎮戍軍及山外弓箭手今年差役修城已有勞苦之嗟來春止令增築所居城堡必自無辭如聞更修生户所獻水洛城頗爲未便蓋水洛城

通秦州道路自涇原路新修章川堡至秦州宋穰寨百八十里皆生户住止於其中通一徑須築二大寨十小堡方可互為之援其土功自以百萬計仍須採山林以修敵栅戰樓廨舍軍營及防城器用雖即完就又須正兵三四千人更歳積糧草始能屯守之其費若此止求一日以通秦原之援兼去儀州黄石河路才較兩驛況劉滬昨已降水洛城一帶生户近李中和又屈伏隴城川蕃部各補職名為屬户若進援兵動不下五六千人

諸小蕃族豈敢要阻是則雖無水洛之援官軍亦可往來且近邊城堡切於保聚人民尚力有未及何暇於孤遠無益之處枉勞軍民乎請就差劉滬李中和爲涇原秦鳳路廵檢令每月互領兵於水洛隴城川習熟所通之道以備緩急策應仍乞只作朝廷指揮下陝西四路部署司涇原路經略司且并力修葺逐處未了堡寨其水洛城候别奏聽旨如朝廷未以爲然乞選差親信中使至涇原秦鳳路詢問文彦博尹洙狄青等即知修水

洛城於今便與未便蓋彥博洙青皆以爲未便也

甲辰賜河陽修雄武堤役卒緡錢

乙巳桂陽監言猺賊九百餘人復寇邊

丁未賜桂陽監捕擊猺賊軍士緡錢

戊申以秘書丞張子奭爲祠部員外郎右侍禁王倫爲左侍禁閤門祗候並以累使夏州之勞也

湖南攻討蠻猺久之不克己酉詔轉運使郭輔之等如未能以兵翦除即就便招撫之楊畋至湖南乃募才勇

深入峒討擊然南方久不識兵士卒多畏懾及戰狘獠峒前軍卻大兵悉潰敗踣巖下藉淺草得不死卒厲衆平六峒楊畋兵敗狘獠峒不得其時此據本傳附見招撫後或因畋兵敗遂命輔之招撫也當考卒厲衆平六峒當是四年冬末五年春初事　置陜州監軍資庫京朝官一員

庚戌權御史中丞王拱辰言翰林醫官許希非士族而其子乃與皇兄允升之女約婚不可以亂宗室之制請罷之奏可　諫官孫甫言元昊以數州之地世臣中國一旦拒命數年擾邊大臣不能謀於朝將帥不能勝於

野守備寖久師老財匱前以金帛二十萬與之議和而
戎性無厭猶有所求漢以金繒遺匈奴賈誼謂中國卑
辱之甚遂致流涕今與一小蕃議和當歲給之物近又
增至二十五萬彼猶偃蹇未滿其意卑辱又甚於漢矣
今使人回其請通青鹽及歲遣人回易京師聞皆不許
於體頗爲得之近聞元昊殺用事之人約噶等且方議
和未決之際彼殺用事者正楊虛聲欲邊防之弛備爾
況邊郡多巳經賊蹂踐惟慶秦二州居民與屬蕃富完

又鎮戎軍擄賊要害彼豈須臾忘也今日之事尤在預擇將帥擇將之術必在責於大臣昔周世宗以秦鳳之亂命宰臣王溥擇將而得向拱旣成功而世宗謂溥曰平秦鳳卿之力也蓋自古良將多由輔臣薦用去歲定川之敗陛下憂憤未已大臣乃言懷敏非材所致而邊事未足以煩聖念此實欺君之言且西戎爲邊患數年大臣不能選良將及其敗也則曰將非材以茍免其過豈非欺君之言乎責成之術不可更循前失今陝西兵

官惟种世衡狄青王信材勇可戰可守自餘闒懦險貪者大臣不可謂不知也苟不知何以共謀國事既知而更置惟在於速爾議者或謂秦州有嘉勒斯賚之援賊必不敢入此又不料事機之甚也嘉勒斯賚自爲曹瑋所敗豈無怨心近歲朝廷授以節制使圖元昊受命以來未嘗有一毫之效前月元昊破轄戩而嘉勒斯賚不敢出救既不敢救其子況能爲秦州之援乎惟朝廷速擇將帥而深計之

甲寅降秦鳳路都監內藏庫副使張龜年遠小監當龜年擅以官圃之利自入及領軍救蕃族過河而軍士溺死者衆故降之

乙卯以北平軍隸定州以朝臣爲軍使兼知北平縣事其都監主簿縣尉監當使臣並如舊餘官省之

丙辰衛尉少卿卞咸爲司勲郎中改少卿知梓州既辭疾不行然以其前爲陜西轉運使有饋邊之勞猶遷之

省御河催綱官

丁巳大雨雪木氷

戊午以南京府學爲國子監

巳未契丹國母遣彰國節度使蕭運左諫議大夫李坤契丹遣懐德節度使耶律順右諫議大夫郭瑋來賀正旦

庚申許廣州立學　是月澧州獻瑞木有文曰太平之道諫官歐陽修言知州馮載本是武人不識事體便爲祥瑞以媚朝廷臣謂前世號稱太平者須是四海晏然

萬物得所方今西羌叛逆未平之患在前北敵驕悖藏
伏之禍在後一患未滅一患已萌加以西則瀘戎南則
湖嶺凡與四裔連接無一處無事而又内則百姓困擻
盜賊縱横昨京西陝西出兵八九千人捕數百人之盜
不能一時翦滅只是僅能潰散然却於别處結集今張
海雖死而達州軍賊已却百人又殺使臣其勢不小與
州又奏八九千人州縣惶惶何以存濟以臣視之乃是
四海騷然萬物失所實未見太平之象臣聞天道貴信

示人不欺臣不敢遠引他事只以今年内事驗之昨夏秋之間太白經天累月不滅金木相淹近在端門考於星占皆是天下大兵將起之象豈有纔出大兵之象又出太平之字一歲之内前後頓殊星象麗天異不虚出宜於戒懼常合修省而草木萬類變化無常不可信憑臣又思若使木文不僞實是天生則亦有深意蓋其文止曰太平之道其意可推也夫自古帝王致太平皆自有道得其道則太平失其道則危亂臣視今但見其失

未見其得也願陛下憂勤萬務舉賢納善常如近日不生逸豫則三二歲間漸期修理若以前賊張海等小衰便謂後賊不足憂以近京得雪便謂天下大豐熟見北敵不舉兵便謂必無事見西賊通使便謂可罷兵指望太平漸生安逸則此瑞木乃誤事之妖木爾臣頃見太平州冒進芝草者今又進瑞木竊慮四方相效爭造妖妄其所進瑞木狀乞更不宣示臣僚仍乞速詔天下州軍告以興兵累年四海困敝方今當責己憂勞之際凡

有奇獸異禽草木之類並不得進獻所以彰示明德感勵臣民　詔諸祥瑞不許進獻聽申禮部知（此詔據會要初不與修相關今附見或因修建言乃下詔也）　是歲河北降赤雪河東地震五六日不止諫官孫甫推洪範五行傳及前代變驗上疏曰赤雪者赤眚也人君舒緩之應舒則政事弛賞罰差百官廢職所以名亂也晉太康中河陰降赤雪時武帝怠於政事荒宴後宮每見臣下多道常事不及經國遠圖故招赤眚之怪終致晉亂地震者陰之盛也陰之象

臣也後宫也外國也三者不可過盛盛則隂爲變而動矣忻州趙分地震六七年每震則有聲如雷前代地震未有如此者也惟唐高宗本封于晉及即位晉州經歲地震宰相張行成言恐女謁用事大臣隂謀宜制於未萌其後武昭儀專恣幾移唐祚天地災變固不虚應陛下救紓緩之失若自主威福時出英斷以懾姦邪以肅天下救隂盛之變莫若外謹戎備内制後宫謹戎備則切責大臣使之預圖兵防熟計成敗制後宫則凡掖庭

非典掌御幸盡出之以省浮費自裁節其恩使無過分此應天之實也又言竊見景福內庫祖宗積經費之餘以備非常之用近歲諸路物帛多入內庫中外盡疑宮中之私費唐置瓊林大盈二庫率供燕侈楊炎陸贄請罷之今日景福之積頗類唐之二庫後宮之數臣雖不知但聞三司計肉食者千餘人又上有貴職下有私身當不啻數千人矣臣近聞染院計置染綾羅甚急以備宮中支用言左藏庫所積紅羅去冬已絶他物稱此則

浮費可知也陛下省之立可感動人心以消災譴張修媛寵恣市恩禍漸已萌夫后者正嫡也其餘皆婢妾爾貴賤有等用物不宜過僭自古寵女色初不制而後不能制者其禍不可悔帝曰用物在有司朕恨不知爾甫曰世謂諫臣耳目官所以達不知也若所謂前世女禍者載在書史陛下可自知也上深嘉納之是年張美人生女幼悟但不知是何月五年四月卒才三歲

韓琦既至陝西屬歲大饑羣盜嘯聚商虢之郊張海郭邈山黨君子范三李宗者爲之渠

率衆相合涉京西界刼掠州縣環繞虢州盧氏之東洛陽長水之西脅從者僅千餘人繼而光化軍宣毅叛卒五百餘人邵興爲之長至商於瀼口衆已千餘人與上官珙戰珙死之餘軍以失主將悉潰散於藍田界上藏匿谷閒邵興又距百里揭榜招誘本州鑄錢監兵約二千人皆鄜延涇原失陷主將正軍及𨒪澧兵鄂累作過配隷籍中者商虢藍田馳急報於延雍而帥臣未有所處琦尋遣屬官乗傳往商於料簡錢監役兵其舊係沿

邊禁兵即令却歸元配州軍仍隸籍鼎澧岳鄂州壯健役兵並押赴陜府填龍猛龍騎壯勇闕額卻興誘致之謀遂不得行又遣内侍黄琮氾遷齎宣撫司榜收集上官珙下散軍諭以免罪歸所屬仍名謝雲行等將沿邊土兵入山捕張海等卻興以無援竄入興洋界被殺十一月辛巳陳曙擒張海相繼殲殛擒捕餘黨殆盡關輔遂部興於塉水

安堵矣紀事本末四年二月壬寅以東頭供奉官陳曙遷職有差賞誅賊之功也西邊屬羌之亂

是冬大旱河中同華等十餘州軍物價翔貴饑民相率

東徙琦即選官分詣州縣發省倉賑之奏差提點刑獄許宗壽專切往來提舉蒲華同三州所活凡二百五十四萬二千五百三十七人他州人數稱是時民力久困琦乃蠲賦役察官吏能否者陞黜之又以兵數雖多而雜以疲老耗用度選禁軍不堪征戰者停放一萬二千人後田況乞選諸路軍不堪戰者爲廂軍云若謂兵驕久一旦澄汰恐致亂則去年韓琦汰邊兵萬餘豈聞有亂者哉此據琦家傳並附歲末薛向未嘗爲琦屬官家傳稱屬官薛向恐誤今削去姓名實録載田況

奏在三年七月今移見四年六月末就彼處辨之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四十六至一百四十九

詳校官檢討臣劉錫五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纂修官中允臣黃良棟

謄錄監生臣俞光豫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四十六

宋 李燾 撰

仁宗

慶歷四年春正月戊辰詔陜西都部署司涇原經略使司罷修水洛城從宣撫使韓琦奏請也然劉滬時已興役鄭戩又遣著作佐郎董士廉將兵助之矣

庚午詔京城積雪民多凍餒其令三司置場減價出米

穀新荒以濟之

辛未降刑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權知鳳翔府滕宗諒為祠部員外郎知虢州職如故引進使并代副部署張亢為四方館使本路鈐轄宗諒及亢皆置獄邠州獄未具而有是命從參知政事范仲淹言也先是仲淹力辯宗諒亢等非有大過乞免下獄及是又言臣聞議論太切必取犯顏之誅保任不明豈逃罪已之坐𧇊典斯在具僚式瞻臣自邊陲誤膺奬擢授任不次遇事必陳竊

見故監察御史梁堅彈奏滕宗諒於慶州用過官錢十六萬貫有數萬貫不明必是侵欺入己及邠州宴會并涇州犒設諸軍乖越不公致聖慈赫怒便欲罷去臣緣在彼目擊雖似過當别無切害不曾有一兵一民詞訟至於處置邊事亦無疎虞臣遂進諫乞聖慈差官勘逐且與辯明未消挫辱恐誤朝廷賞罰又有上言張亢驕僭不公臣亦乞根勘辯明或無深過如有大段乖越侵欺入己臣甘同受貶黜臣所以激切而言者非滕宗諒

張亢勢力能使臣如此竭力也葢為國家邊上將帥中
未有曾立大功可以威衆者且遣儒臣以經畧部署之
名重之又借以生殺之權使彈壓諸軍禦捍大寇不使
知其乏人也若一旦以小過動揺則諸軍皆知帥臣非
朝廷腹心之人不足可畏則是國家失此機事自去爪
牙之威矣唐末藩鎮多殺害逐去節度使於軍中自立
帥臣而當時不能治者由帥臣望輕易於揺動故也今
燕度勘到滕宗諒慶州一界所用錢數分明並無侵欺

其毁却涇州前任公用歷勘到干連人只稱有送官員等錢物亦不顯入已又是元彈奏狀外事件所有張亢借公用錢買物事未發前已還納訖又因移任借却公用銀却留錢物准還皆無欺隱之情其餘罪狀多未摭實其干連人當盛寒之月久在禁繫皆是非辜若令燕度勘問二人既事非確實必難伏辯或逼令認罪又是陛下近臣不可辱於獄吏或至録問有辭即須差官再勘其干連人當轉不聊生兼邊上臣僚見此深文謂朝

廷待將帥少恩於支過公用錢内搜求罪戾欲陷邊臣且塞下州郡風沙至惡觸目愁人非公用豐濃何以度日豈同他處臣僚優游安穩坐享榮禄陛下深居九重當須察此物情知其難苦豈可使獄吏為功而勞臣抱怨臣欲乞聖慈據燕度奏到事節特降朝旨差使臣二人賫去取問滕宗諒張亢如實是已犯便仰承認當議量情親斷如别有縁由具分析聞奏候到見得别無枉抑便可取旨斷遣如有異同即乞朝廷别選官勘鞫免

致究滯其干連人且乞指揮放出知在臣則已有不合
保此二人罪狀乞聖慈先次貶黜免令臣包羞於朝受
人指笑儻聖慈念臣不避艱辛尚留驅使即於河東河
北陝西乞補一郡臣得經畫邊事一一奏論或補三輔
近州臣得為朝廷建置府兵作諸郡之式以輔安京師
臣之此請出於至誠願陛下不奪不疑況臣久為外官
不知輔弼之體本是麄材秖堪犬馬之用若令臣待罪
兩府必辱君命且畏人言不勝祈望激切仲淹又言臣

昨見樞密院進狀呈張亢所奏曽將公用錢回易到利息買馬及交抄乞與遊索之人自甘伏罪乞不追究遊索之人取旨下燕度結案聞奏臣伏覩編敕指揮若將公使錢回易到别物公用但不入已更不坐罪其張亢所奏二事若未有發露乃是自首縱已發露亦不入已合該上項編敕指揮臣昨與韓琦在涇州同使公用錢曾為慶州簽判秘書丞馬倩身亡本人家貧親老與錢一百貫文又涇州保定知縣大理寺丞劉襲禮丁父憂

家貧起發不得與錢一百貫文又虢州推官監環州入中陳叔度丁父憂家貧無依與錢五十貫文又進士黄通來涇州相看與錢五十貫文並是一面將公使庫錢回易到利息相兼使用即不曾侵使着係省官錢自來邊上有公使錢處為有前項條貫及有回易利息但不入已各是從便使用今來若依編敕施行則張亢自昔與遊索人錢不曾入已又是燕度元勘外事節朝廷自可指揮不須却送入案兼恐追尋遊索之人或在遠方

何時結絶若必用上件編敕指揮則臣與韓琦亦有上件與人錢物罪狀須至自劾昔人有言曰法者聖人為天下畫一不以貴賤親疎而輕重也伏望聖旨送樞密院依詳編敕及將臣與韓琦用錢事狀并張亢所奏二事一處定斷以正典刑宗諒及亢乞免重劾　權判吏部流内銓王質言伏見先朝審官三班院流内銓引見磨勘差遣人並臨時取旨自天聖垂簾之後皆前一日進入文字内中批定指揮其間雖有功過有司不敢復

有所陳令請如先朝故事更不豫進文字並於引見日
面與處分詔審官三班院流内銓如批降指揮後有合
奏情事令主判官别取旨
壬申西蕃默戩覺遣人入貢
甲戌以大雪賜河北京西河東遞鋪軍士特支錢
乙亥荆王元儼薨元儼生而頴悟太宗尤所鍾愛不欲
令早出宫每朝會宴集必侍左右期以年二十始得出
就封故宫中呼為二十太保廣顙豐頤資質嚴毅不可

犯其名聞於四方性喜佛學在宫中時孫奭為侍講平日與論經藝尤所親禮多畜書好為文詞頗善二王書法及飛白書甞自繪太宗聖容性謹約寡嗜欲帝以十二歲即位章獻皇太后制朝事自以屬尊望重恐為太后所忌深自晦密因闔門郤絶人事不復預朝謁或故繆語陽為狂疾不慧及太后崩帝親政益加尊寵凡有請報可王必自書謝牘甞問翊善王涣曰元昊平未對曰未也曰如此安用宰相聞者畏其言去冬大雨雪木

氷陳楚之地尤甚占者曰大臣憂既而元儼病帝憂形於色親至卧内手調藥屏人語久之所獻多忠言賜白金五千兩辭不受帝敦諭又固辭曰臣羸憊不能治且死重費國家多矣帝為嗟泣臨終誡諸子以孝友仍以太醫治疾不瘳慮得譴豫為表祈貸及薨贈天策上將軍徐兖二州牧燕王謚恭肅詔取墨跡及所賦詩分頒輔臣餘藏祕閣范仲淹言昨日奉旨令中書熟議荆王葬事者臣謂此有三説其一曰年歲不利此陰陽之説

也其二曰財用方困此有司之憂也其三曰京西寇盜之後不可更有騷擾此憂民之故也臣又别有四議乞陛下擇之其一曰諸侯五月而葬自是不易之典今年歲不利之説非聖人之法言也其二曰天下財利雖困豈不能葬一皇叔耶陛下常以荆王是太宗愛子真宗愛弟雖讒慝多端陛下仁聖力能保全使得令終豈忍送葬之際却惜財利而廢典禮使不得及時而葬恐未副太宗真宗之意臣為陛下惜之豈不防天下之竊議

哉更乞檢會先朝諸王之薨有無權厝者三曰自來敕葬多是旋生事端呼索無算臣請特傳聖旨令宋祁王守忠與三司使副並禮官聚議合要物色務從簡儉畫一聞奏與降敕命依所定事件應副更不得於敕外旋生事節枉費官物仍出聖意特賜內藏庫錢帛若干備葬事使三司易為應副如此則陛下孝德無虧光於史册其四曰自來敕葬枉費大半道路供應民不聊生臣請特降嚴旨荊王二子並左右五七人送葬外其餘婦

人合存合放便與處分更不令前去自然道路易為供頓大減冗費既減得費耗又存得典禮此國家之正體也乞聖慈從長處分臣待罪政府不敢不盡從之四月癸卯葬燕王今附此

丙子賜德順軍太平聖惠方及諸醫書各一部韓琦言軍城初建屯集師旅而極邊之地人不知醫術故賜之

陝西穀價翔貴丁丑詔轉運使出常平倉穀米賤糶貧民

庚辰詔應敕葬者自今止量加賜予其家其有大勲勞者令取旨

丙戌詔自今臣僚毋得以奏薦恩澤及所授命為親屬乞賜科名及轉官升陟入通判以上差遣其親屬嘗降官降差遣亦毋得乞以恩澤牽復若因累而為别更名奏蔭者重坐之　又詔陝西災傷州軍募人入粟以賑貧民其永興軍馬徙就糧多處候麥收乃還

丁亥金部員外郎周陵為司勲員外郎荆湖南路轉運

按察使蠻猺未平更命陵往治也周陵專了蠻事據歐陽修諫疏不知周陵何許人當考

戊子詔審官院凡選差知州而通判官高者勿拘

辛卯太常禮院上親修太常新禮四十卷慶歷祀儀六十三卷賜提舉參知政事賈昌朝編修龍圖閣直學士孫祖德知制誥李宥張方平同編修直集賢院呂公綽天章閣侍講曾公亮王洙崇文院檢討孫瑜集賢校理余靖刁約器幣有差景祐四年三月吳育建請

二月乙未命知汝州太常博士范祥馳傳與陜西都轉運使陳戡同議觧鹽法從三司請也慶厯二年既用范宗傑說復京師榷法久之東南鹽地悉復榷量民資厚薄役令輓車轉致諸郡道路糜耗役人竭産不能償往往棄𤱥畮挈妻子亡匿東鹽凡通商州軍在京西者為南鹽若禁鹽地則為東鹽總州府軍二十八已見天聖八年則盛置卒徒車運抵河而舟寒暑往來未嘗暫息闗內騷然所得鹽利不足以佐縣官之急並邊戶誘人入中芻粟皆為虛估騰踴至數倍歲費京

師錢幣不可勝數帑藏益虛祥本關中人熟其利害嘗以為兩池之利甚博而不能少助邊計者公私侵漁之害也儻一變法可歲省度支緡錢數百萬乃畫策以獻是時韓琦為樞密副使與知制誥田況皆請用祥策故有是命本志云會祥以喪去按祥明年三月壬午乃自知華州提舉坑冶鑄錢其以喪去實在此後行狀亦云本志誤也八年十月乃復用祥當是祥與戡議不合故以祥知華州明年三月除提舉坑冶鑄錢始遭父喪去耳　諫官歐陽修言臣風聞知汝州范祥為相度陜西青白鹽敕差張子奭權知汝州子奭自選人二年內

遷至員外郎朝廷之意雖曰賞勞而天下物議皆云僥倖蓋以子奭宣勞絕少止兩次遷官賜恩已數重自古賞功不過一賞賞之不已難弭人言初自選人改京官曰賞勞未及二歳改祕書丞又曰賞勞賜以章服又曰賞勞祕書丞不久又轉官又曰賞勞合得太常博士超遷員外郎又曰賞勞後行祠部為名曹又曰賞勞作京官合知縣而作簽判又曰賞勞一任未滿合更有一任知縣又超通判差遣又曰賞勞此所以外人之議不允

也況范祥暫出勾當只合交割以次官員或轉運司自差人權令朝廷差人已是失體又於子奭為此僥倖令朝臣待闕在京者甚衆豈無一人堪權知州者朝廷每用一人必當天下人服今每一差遣則物議沸騰累日不息昔五代桑維翰為晉相一夕除節度使十五人為將而人皆服其精今中書差一權知州而不能免人譏議者蓋事無大小當與不當而已其張子奭伏乞追寢權差之命仍乞今後外處差出知州只委本路轉運使

差官權至於賞罰之柄貴在至公今莫大之罪不過一刑而止豈有勞者終身行賞而不已亦乞今後有勞效之人量其大小一賞而止若其別著能效則拔擢自可不次人亦自然無言伏以朝廷用人惟患守例而不能不次選任但不涉於僥倖實有材藝出人誰敢有言子奭作使西鄙不為無勞但恩典已優於賞已足可惜令天下指為僥倖之人而掩其前效况又上虧朝政不可不思也

丙申遣內侍齎奉宸庫銀三萬兩下陝西博糴穀麥以濟飢民三月乙丑可考賜知府州折繼閔並代鈐轄王凱都監田朏麟府都監王吉器幣有差仍敕降書獎諭並以擊西賊有勞也王凱傳云敵衆二萬寇青塞王凱出實谷轉戰四十里至杜牯川大破之復得所掠牛馬以還不知即此役否

戊戌命天章閣侍講史館檢討王洙及樞密院都承旨右監門衛將軍戰士寧編修樞密院例策編修例策按韓琦傳乃是再入樞密為使時事在嘉祐元年八月

已亥詔曰比多浮薄之人託爲衣冠之後娶皇族女而至有寒飢不能自養者豈朕所以敦骨肉之愛也其令大宗正司自今凡與宗室約婚並先體量行義貲業以聞　諫官孫甫言自昔之有天下者未嘗一日去兵雖然兵無良將與去兵同祖宗朝養兵不多而取勝於天下者有良將也今日養兵多而未嘗勝者以無將也非無將也不知其才而任之也其人可將千人而授以萬人欲不敗得乎今韓琦歷經略招討部署之任最久田

況曽為經畧判官近皆還自陜西邊將之才無容不知請詔琦等條四路將臣能否為上中下三等其最下者黜之庶幾將帥得人而勝可取也

庚子樞密副使韓琦知制誥田況等言竊知張子奭曽諭西界令盡還遂前所侵延州地而終未聽從此於朝廷所繫者大且栲栳塞門安遠黒水等寨自為賊所破直至延州更無障蔽其承平長寧安南等寨亦當時倉卒棄之今若遂不修復則斥堠至廹而邊民不敢耕植豈

得為延州之利乎又聞賊更欲每年入中青鹽十萬斛今只以解鹽半價約之已及二十餘萬貫并所許歲幣僅四十餘萬此乃與北敵之數相當議者又欲許其入中青鹽卻復所侵邊地臣竊思之亦恐未為完計也緣青鹽即於保安軍入中必難盡易當須官自輦置別州且疲敝之後可復興此勞役乎自來緣邊屬戶與西界蕃部交通為常大率以青鹽價賤而味甘故食解鹽者殊少邊臣多務寬其禁以圖安輯惟漢戶犯者坐配隷

之刑曾無虛月今若許入中青鹽其計官本已重更須增價出賣則恐緣邊蕃漢盡食西界所販無由禁止解鹽之利日漸侵削而陜西財用不得不屈矣是使西賊畜銳俟時禍變不測其勢必然今急於議和者但徼目前苟且而不顧貽患於國家欲乞朝廷熟慮今來所許歲幣已厚須是盡還延州侵地方與納和其欲入中青鹽決不可許若西賊緣此未肯納款即乞早議修復城寨為一路經遠保守之計　歐陽修言臣自去年春蒙

恩擢在諫列便值朝廷與西賊初議和好臣當時首建不可通和之議前後凡十餘次論列然天下之士無一人助臣言朝廷之臣無一人採臣說今和議垂就禍胎已成而韓琦自西來方言和有不便之狀余靖自北至始知敵利急和之謀見事何遲雖悔無及當臣建議之際衆人方欲急和以臣一人誠難力奪衆議今韓琦余靖親見二敵事宜中外之人亦漸知通和為患臣之前說稍似可採但願大臣不執前議早肯回心則於後悔

之中尚有可為之理臣計西賊無故而請和者不止與
北敵通謀共困中國兼欲詐謀款我并力以吞嘉勒斯賚
默戩覺轄戩之類諸族地大力盛然後東向以攻中國耳
今若未見有他計拒其來和則當賜以詔書言嘉勒斯賚
等皆受朝廷官爵父子為國藩臣今若講和則不得攻
此數族是賊本心所貪聞我此言必難聽約用此為說
亦可解和臣所以區區惟願未和者盖臣愚慮知不和
患輕易為處置和後患大不可救吾臣前後奏事論列

已備此乃天下安危大計聖心日夜所憂臣為言事之官見利害甚明若不極言罪當誅戮

辛丑御史中丞王拱辰言賞罰者朝廷之所以令天下也此柄一失則善惡不足以懲勸今滕宗諒在邉盜用公使錢不俟具獄止削一官皆以為所坐太輕未合至公張亢本列武臣不知朝廷大義不欲以督過之臣不復言宗諒則不然事既發乃將所支文歷悉皆焚去原心揣情慢忽朝廷非亢之比臣所以不避而固爭者誠

恐來者相效而陛下之法遂廢矣臣明日更不敢入朝
乞賜責降一小郡以戒妄言監察御史裏行李京又言
滕宗諒在慶州所為不法而朝廷止降一官移知虢州
近聞興元府西縣又奏宗諒差兵士百八十七人以驢
車四十兩載茶三百餘籠出引逐處不得收稅宗諒職
在近侍而亂法太甚仍慮昨來推劾狀中猶未及販茶
之事宜奪天章閣待制以懲貪墨之人
壬寅知光化軍水部員外郎韓綱除名英州編管兵馬

監押許士從追三官舒州編管以東頭供奉官陳曙為禮賓副使左班殿直李方為内殿崇班三班借職賈昌言為左班殿直並閤門祇候左班殿直楊能為東頭供奉官綱士從坐棄城曙等賞誅賊功也　諫官歐陽修等言風聞朝廷近降指揮與諸路轉運使令體量州縣官吏酷虐軍民者臣料朝旨如此必是因韓綱酷虐近致光化兵士作亂故有此指揮切以昨來光化兵變雖因韓綱自致其如兵亦素驕處置之間須合中道韓綱

自當行法驕兵亦合討除如此兩行方為得體今若明行號令偏約官吏則驕兵增氣轉更生心長吏畏避無由行事其所降與轉運司文字切慮朝夕之間傳播中外扇動羣小引惹事端然已失之令既不可追伏乞速降指揮與諸路轉運使令密切稟行不得漏洩所貴別不生事修等上言不得其時因韓綱被罷附見更須考詳修又言去年五月詔敕節文諸路轉運並兼按察使或貪殘老昧委是不治者逐旋具狀聞奏若因循不切按察致官吏貪殘刑

獄枉濫民庶無告朝廷察訪得知並當勘罪嚴行黜降近賊張海等入金州刼軍資甲仗庫蓋知州王茂先老昧所以放賊入城及張海等到鄧州順陽縣令李正已用鼓樂迎賊入城飲宴留賊宿縣恣其刼掠其李正已亦是老昧京西按察使陳洎張昪自五月受朝廷詔書半年内並不按察一人如王茂先李正已並顯然容庇不早移換及光化軍韓綱在任殘酷致兵士作亂亦不能早行覺察其陳洎張昪自合依元降詔敕重行絀降

中書又不舉行使國家號令棄作空文天下禍亂貽憂
君父蓋由上下互相蒙庇之罪也若明降詔敕顯有違
者並不舉行則今後朝廷號令徒煩虛出伏望出於聖
斷以警後來又言古人於作事之初尚或借人行法況
洎等首自違犯理合舉行宜於革弊之初先行勵衆之
事或謂洎等於少人之際且要任使即乞各舉降官依
舊差遣以責後效俟議復資亦使過之術也尚慮議者
謂淮南王倫賊後不曾行遣轉運使蓋淮南新授詔書

未及按察而賊已卒至又部内官吏如晁仲約等本非
昏老不比京西慢賊經年不能剪滅直至養成兇勢又
洎等部内官吏顯是昏老誤事之人受詔三年故違不
舉較其事體與淮南不同令若以淮南不曾行遣便捨
洎等不問則今後犯者又指洎等為例是則朝廷命令
永廢不行伏惟陛下聰明睿斷惟是則從尚恐大臣務
收私恩不顧國體若能不惜暫降洎等一兩資官存取
朝廷綱紀以礪中外則庶幾國威復振患難可平洎尋

自河東轉運使降知懷州昇改知鄧州按陳洎以二年三月為京西漕三年八月改淮南漕掾御史臺記洎改淮南漕未行又改河東尋坐為京西漕不察光化繆政黜懷州范仲淹宣撫河東復起為京東漕張昇以三年五月為京西漕後緣張海掠所部改知鄧州昇辭親老且病言者以為避事謫守衛州范仲淹時在朝言昇非避事者乃許侍養尋以憂去洎降知懷州昇知鄧州必俱緣修劾章也但實錄不書昇傳又不詳不知是何月日今附見俟考

武成節度使同平章事駙馬都尉柴宗慶卒幸其第臨奠輟視朝三日遣中使護喪事宗慶性貪鄙積財鉅萬而自奉麄糲至食閭閻下賤之食優人以為戲宗慶雖知莫能改也初客大名

府右族李宗佑家宗佑善交公卿與宗慶為游導其得選尚宗佑尤有力及貴不能報無子臨終顧以貲産送官上以其女尚幼不許知禮院曽公亮謂宗慶選尚榮貴逾四十年為寵禄光大晚能求上積俸以裨軍用為追補前過謚榮密

廣西環州隷宜州覊縻領思恩都亳二縣蠻區希範者思恩人也狡黠頗知書甞舉進士試禮部景祐末與其叔正辭應募從官軍討安化州叛蠻既而希範擊登聞

鼓求錄用事下宜州知州馮伸已言其妄編管全州正辭亦自言功不報二人皆觖望希範後輒遁歸與正辭率其族及白崖山酋蒙趕荔波洞蠻謀為亂將殺伸已且曰若得廣西一方當建為大唐國會有日者石太清至因使之筮太清曰君貴不過封侯乃令太清擇日殺牛建壇場祭天神推蒙趕為帝正辭為奉天開基建國桂王希範神武定國令公桂牧皆北向再拜以為受天命又以區丕績為宰相餘皆偽立名號補署四十餘人

正月丙子寨衆五百破環州刼州印焚其積聚以環州

為武成軍又破帶溪寨下鎮寧州及普義寨有衆一千

五百是月癸卯事聞詔轉運鈐轄司亟發兵捕擊之

乙巳以上清宫田園邸店賜國子監

丁未詔審官院自今磨勘轉運使提點刑獄朝臣更不

限舉主人數只據在任勞績取旨

戊申遣入内供奉官王昭明往宜州名募勇敢人入峒

捕擊蠻賊

徙知虢州滕宗諒知岳州用御史中丞王拱辰之言也
已酉宣拱辰赴臺拱辰因入見上曰言官第自振職勿以
朝廷未行輒請解去以取直名自今有當言者宜力陳無
避拱辰頓首謝曰始梁堅劾宗諒枉費公用十六萬緡及遣
中使檢視乃宗諒始至涇州日以故事犒賚諸部屬羌又
間以餽遺遊士故人宗諒恐連逮者衆因悉焚其籍然
所費才三千緡堅并諸軍月給言之故云十六萬參知
政事范仲淹力辯之會堅死臺官執堅奏劾宗諒不已

故宗諒再黜然終賴仲淹之力不奪職也

辛亥詔舊制諸道榷酤課滿三萬貫舉官監臨歲滿而課贏者特奬之如聞州縣吏不務民政多干請為監臨官自今滿五百萬以上方聽舉官

壬子都官員外郎皮仲容提舉陜西路銀銅坑鑄錢事

癸丑徙知永興軍資政殿學士禮部侍郎任中師知陳州

甲寅罷陜西四路都部署經畧安撫招討使復置逐路

都部署經略安撫招討使從韓琦之議也以陝西四路都部署經略安撫招討使資政殿學士禮部侍郎鄭戩為永興軍都部署知永興軍初命戩知永興軍仍兼四路都部署諫官歐陽修言自聞此命外人議論皆以為非在臣思之實亦未便竊以兵之勝負全由處置如何臣見用兵以來累次更改或四路都置部署或分而各令一方乍合乍離各有利害惟夏竦往年所任鄭戩今日之權失策最多請試條列臣聞古之善用將者先悶

能將幾何今而不復問戩能將幾何直以關中數十州之廣蕃漢數十萬之兵沿邊二三千里之事盡以委之此其失者一也或曰戩雖名都部署而諸路自各有將又其大事不令專制必禀朝廷假如邊將有大事先禀於戩又禀於朝廷朝廷議定下戩戩始下於沿邊只此一時自可敗事其失二也今大事戩既不專若小事又不由戩則部署一職虛名可廢若小事一一問戩則四路去永興皆數百里其寨柵遠者及千里使戩一一處

分合宜尚有遲緩之失萬一耳目不及處置失宜則為害不細其失三也若小大事都不由戳而但使帶其權豈有數十州之廣數十萬之兵二三千里之邊事作一虛名為無權之大將若知戳可用則推心用之若知不可用則善罷之豈可盡闕中之大設為虛名而以不誠待人其失四也今都部署名統四路而諸將事無大小不稟可行則四路偏裨各見其將不由都帥上下相效皆欲自專其失五也今都部署是大將反不節制四路

而逐路是都帥部將却得專制一方則委任之意大小乖殊軍法難行名體不順其失六也若知戩果不可大用但不敢直罷其職則是大臣顧人情避已怨如此作事何以弭息人言其失七也料朝廷忽有此命必因韓琦等近自西來有此擘畫琦等身在邊陲曾為將帥豈可如此失計臣今欲乞令兩府大臣明議四路不當置都部署利害其鄭戩既不可內居永興而遥制四路則乞落其虛名只令坐鎮長安撫民臨政以為關中之重

其任所繫亦大而使四路各責其將則名體皆順處置合宜從之鄭戩罷四路部署實録正史皆云韓琦所議據歐陽詠疏則初移戩知永興尚兼四路後乃改命必緣修此疏但實録正史都不詳耳

丙辰御迎陽門召輔臣觀畫其畫皆前代帝王美惡之迹可為規戒者因命天章閣侍講曽公亮講毛詩王洙讀祖宗聖政録翰林侍讀學士丁度讀前漢書數刻乃罷自元昊反罷進講崇政殿説書趙師民上疏曰陛下體至仁之資至明之性足以衣被萬物臨照四方然而

海內吁嗟邊隅震撓明不得監仁不得施豈非有所蔽哉臣請陳十五事一曰咨輔相輔相之本在於進賢退愚使中外之任各當其能上下之材咸適其分雖欲天下之不治不可得也苟浮競之徒以希附獲進幽素之倫以簡隔見廢小人道長賢者窮處雖欲天下之不危不可得也奇邪者其黨常衆方正者其徒常寡黨衆則進取易徒寡者見用難士人之常勢也方今之世豈能盡善非簡材者率不勝任亦陛下所以責之未盡其道

也二曰命將帥將帥之臣雖專閫外然所以指縱屬任而駕御之在於本朝比年以來師出敗衂慮陛下未盡將將之善也臣請粗舉強弱以言之羌賊所盜陝右數州於本路十分之二校其人衆七八分之一雖兼北邊亦不過五六分之一窮塞之地土產至薄校其財力二十分之一今乃舉天下之兵引海内之財未有成功益為虛費固有以使之然也三曰簡侍從近臣之任必取於羣吏宰輔之任亦取於近臣前日之羣吏今茲之近

侍今茲之近侍將來之宰輔也當舉肅哲之士方重之人謀於老成考其篤行纖薄不逞輕果無行者不得進焉則雖異日朝廷之間無凶人矣四曰擇守宰向日吏能蓋寡用兵以來尤甚嚴督責以為善治促賦斂以為能才外飾撫養之名內行苛刻之實或束縛疲民以為軍卒受招募之賞或放縱姦吏傍緣公賦逞率割之欲雖軍興調用有弗得已而邦本至重焉可勿念陜右列部海濵諸州方秋冬時而猶不足若春夏旱人何以堪

强者起而刼州閭弱者轉而填溝壑以共理之不善也
五曰治軍旅强兵戰勝在於教之有法御之得道羌賊
不能數十萬然或舉國出寇或全師逺匿其出如風雨
其匿如鬼神非有節制之良徒以暴令驅之王旅列戍
自衛而已賊來與鬬每輙覆敗况能長驅悉起掩其巢
穴哉何則不示之信義不明之威賞教習之際尚不能
校闊狹睹深淺徒取矢道齊發戰勝之格但應得甲首
獲戎馬者此乃古伎擊之流而為亭長捕賊之事又將

領之臣寵私其左右暴虐於吏士衣食之不恤器械之不利舉天下之衆困於小夷用是法也昔安祿山亂人主在奔迫中節將之僨軍郡守之委城皆斬焉而唐祚遂以興復此為小不仁以成其大仁也六曰脩邊防昔晁錯上言募人徙邊邊境少人尚欲徙之今東自瀛海西被秦鳳濵寨數千里田甿將百萬徒患所以敎養制馭未盡其方俑人力殫盡國用衰減有邊民而不善用也苟知積聚之術盡發縱之能比之遠戍之士新募之

卒其才勇豈但倍哉且因邊民有十利安其土壤一也耐其風氣二也通其人情三也習其徑路四也即其家室五也親其什伍六也厥性忮猛七也服其金革八也減飛芻之勞九也省轉粟之費十也非徒不能教養制馭又有四害地多不毛而暴征之一也性鄙朴而重擾之二也稱過客者驅之而使供口腹三也輸貨賂者强之而貫其裹馬四也七曰求諫諍先帝設諫官御史以司君上之過糾臣下之罪陛下增其員數甚盛德也然

不務規正專為伺察掎摭纎微之釁訐揚幽昧之私取悅聞聽彌縫非職上之所宜言不獻其可上之所過作不替其否夫明四目達四聰所以廣視聽於天下黈纊充耳冕而前旒不欲窺人之私如是豈諍臣皆非其人所以諮詢之義未當也八曰延講誦王者必延學古之士以備顧訪及於宴閒先帝時得邢昺杜鎬孫奭馮元猶有正議聞於上明節著於朝漢家宰相精通一經天下大事據之以決夫帝王治經與品庶異不獨玩空文

古語也天下無事右文之治於是在天下有事經武之圖於是出沉滯僻老孤陋鄙生使之坐鄉塾訓民士者非帝王經意也今方外小有事臣等不復進見二年矣茍不足奉大問發大對雖屏斥之無足惜者以為先王之遺籍古人之陳篇可以講無事之朝不足賛有為之世臣愚以為過矣九曰革貢舉漢有賢良方正孝弟力田敦朴茂異既舉而升諸朝然後考以古學詢之世務本行試言得人為盛今欲先策論以近古後詩賦以

救弊而華偽滋久濫濫者衆文或代作言或預儲不若還鄉舉里選復庠序升黜以教育而察糾之也十曰久官政頃年守吏煩於數易雖有共治之志莫之或暇上多苟且下鮮畏忌屢變而啟浮偽數徙而無根據浮偽生則易濫亂根據淺則輕動揺官不及事民不安教欲物俗歸厚難矣十一曰謹財用兵興以來招募尤廣縣官所養浮冗者衆皆不業之徒無所教之法可戰之士十無二三諸路本城復非戰卒虛設顧行亦數十萬仰

費公廪坐殫國財文武官吏增倍前朝此永久之數也臣以為不在於厚招收在於簡費用而已十二曰不遺年古者七十致仕非告之使休也臣請老於下君加恵於上進退以禮其來有舊若老悖人無善可師貪得居位自可推擇歸之田里未聞一切降詔為百官之制既棄其人復官其子子或不教而使從政以為私恵非理之得者也十三曰容誹謗近者無名人為誹謗者明旨購捕此誠厚大臣之義然臣以為宜但勿慼而已堯舜

在上設誹謗之木傳有士傳言庶人謗風聽臚言於市謗議於市朝受下賞皆盛世之所為也十四曰除忌諱古之人君不諱所惡唐德宗中才之主遂於畿甸一詔罪已天下知其中興近者詔書之下先自稱美其有災咎又為文飾士民識者豈無觀笑陛下帝迹多緒未盡省閱代言之臣皆非求媚習使然爾去春侍於邇英陛下謂太宗似好名者此尚實德簡虛名之至既譏名之華當務道之實五帝三王之名至於今者有其實故也

十五曰謹出令每下詔命或有駮議朝行夕改遷流莫已怯懦者圖身福而請留中淺薄者揚主失而使聞外皆為臣之蔽也書曰謹乃出令令出惟行必先求諸正道考之古法既有所下莫之能改茍有狂夫妄議雖重誅之可也若利不補害正人盡言何憚改哉因獻勸講箴至是復命講讀經史　録達州巡檢左班殿直顔吉子庶幾為三班奉職以吉與蠻賊戰死也

丁巳開封府推官殿中丞張庚為荊湖南路體量安撫

兼提舉捉賊庚既受命乃求為御史坐降知虢州　范仲淹言臣竊見審官三班院并銓曹自祖宗以來條貫極多逐旋衝改久不刪定主判臣僚卒難詳悉官員使臣莫知涯涘故司属高下頗害至公欲乞特降指揮選差臣僚就審官三班院并銓曹取索前後條例與主判官員同共看詳重行刪定畫一聞奏付中書樞密院參酌進呈别降敕命各令編成例策施行詔天章閣侍講曽公亮刪定審官三班院流内銓條貫（又至和二年十一月）